

来自原山的呼唤

□郭忠敏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1

2025.9.17 星期三
责编：曹玉
邮箱：sdlbwb@163.com

又是一年卸梨时

□李树坤

与原山的那一份缘，从踏上它的土地开始。

原山位于博山城区西南，小径掩映在茂密的植被深处，弯弯曲曲，转过一截，又是一段。山居的优雅令人心醉。如屏的山峦，以及不知名的花儿，微笑着迎向你，一切都是最自然且纯美的状态。太阳在头顶上方照耀着，一行众人在向导的带领下，满载着欢声笑语，踏入了莽莽大山。

九龙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。我们舍弃了顺着左侧山腰可以切过去的平缓山路，选择了临近悬崖绝壁，陡峭的另一条。山路执着向上，攀登者需要一份虔诚的心境，来不得一丁点儿偷懒。硬着头皮，四肢并用，攀岩而行，还要不时地忍受酸枣树枝划破皮肤带来的痛感，不敢做半点停留。待气喘吁

吁、汗流浹背翻过山梁后，驻足回望，旋即惊叹这大自然的杰作。这是人迹罕至的地方，静、幽、美、秀，清新自然。此时，你只需静静地去感受天地造化的神奇和伟大。

继续向前行进，浓荫深树，一片郁郁葱葱。越往上攀爬，愈发感受到了原山的秀美和空气的清新。途经槐树林，山里的槐花开放得较晚，一串串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，像踟蹰的白蝴蝶在那里栖息。幽幽淡雅，不媚俗、不张扬。俗话说：“一树槐花开，十里香如海”。这千树万树的槐花，让林中穿越的人们仿似一头扎入麝香的怀抱。那阵阵馥郁的芬芳，天成的香韵，醒脑、润肺，包裹着、浸润着、感染着每一个人。

步移景异，一点点走进大自然的怀中。不知名的鸟

儿在山谷宛转悠扬地鸣叫着，恍若人间仙境。

转过了俗称“阎王鼻子”的山峰，抬头向上望去，山顶仍然遥不可及。呼吸开始越来越困难，体力似乎已经消耗殆尽。每走一步，都大口地喘气。在攀登原山主峰禹王山之前，向导选择了一处用餐的地方。山谷微风吹过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但三五围坐，共享午餐，觥筹交错，畅谈一路感受，使得登山的疲劳一扫而尽。午饭后，一鼓作气登上了禹王山的峰顶。爬山时的每一步艰辛，成就了登顶的喜悦。峰顶的东面，是断层陷落而成的悬崖峭壁。极目远眺，林木青翠，绵亘数百里，周围的景色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。

你见或者不见，寺庙就在身边。上载危崖，下临深谷，大有凌空欲飞之势。碧

霞圣君祠，圣贤大德殿，空灵之中，飘荡着佛语。不只是我，每一名旅行者仿佛都有了入定的安然。

寺庙里，香客跪拜礼佛。那份虔诚，令人动容。红尘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一份坚守。云蒸霞蔚，庙宇、树林、远山都成了画屏上的风景。穿云石笋直插云天，巍峨山势相映成辉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实在显得渺小。

人在画中游，景在画中游。原山，我来了。膜拜于你的群峰兀立，山峦叠翠。原山，我走了。随手摘下一颗山里的樱桃，放到嘴里轻咬，酸中带甜且有几分涩涩的味道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轻轻地，我把喧嚣和浮躁留在了原山，悄悄带走了原山的宁静。

“白露打枣，秋分卸梨。”在我们北方，流行着这样的农谚。这是因为，秋分时节的梨糖分最充足，口感也最佳。可如今，人们从大暑开始就陆续卸梨。仔细分析发现，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梨树品种的更新换代。

乡间还有“七月核桃八月梨，九月柿子赶大集”一说。早些年，北方适宜种植的果树较少，除去杏树，就是桃树。而在我的印象中，核桃、柿子和葡萄也不常见。立秋之后，除去小枣，最常见的就是梨了。我所在的阳信县，大多是种植鸭梨。但鸭梨的生长期较长，中秋节后才上市。后来，有鸭梨专家研究了早上市品种，最早的便是酥梨，农历五月中旬就能上市，因此人们就管它叫早酥。

梨是越凉越脆，水分多也甜。早酥梨无非就是抢了个鲜，但是天气太热了，吃起来不是很甜。于是，又有人研究出了各种新品种。市场上最受欢迎的，是一种长得半边红色的媚梨。保留了鸭梨的形态和脆甜多汁的特性，只不过要比以前的鸭梨提前一个半月上市。梨子早结果、早上市，也让勤劳的梨农收获了甜蜜和幸福，钱包也在不知不觉中鼓了起来，只是那个已流传千百年的“秋分卸梨”的谚语，在科技的日新月异中，悄然发生了改变。一个周末，朋友邀请我去梨园采摘，想到自己还从未有过上树采摘的体验，于是我欣然应允，体验了一

次梨农卸梨。在园子里，看着满树硕大的梨子，不禁想起了儿时吃梨的滋味。

整个童年，我几乎没吃过像样的水果。对水果的印象，便是老家西南方向，生产队场院边上三五棵并不高大的梨树。说不上是什么品种，只记得叶子墨绿，果子不大，甜味也淡。往年，秋天收谷子、玉米和地瓜时，树上的梨就能吃了，稀疏地藏藏在老高的树冠里，但是没等熟透，就只剩下叶子了。那时，看园人也不怎么管，任其自由生长和掉落。邻居四哥曾给我摘下过两个，在那年月，算是得到了宝贝。我捧着梨跑回家，母亲洗净，用刀切开。雪白的果肉入口，汁液滑下喉咙，真如甘露般甜润。那滋味，成了记忆中最美的味道，至今难忘。

还有一次，我跟着母亲去生产队的场院里割高粱穗。傍晚时分，天气变凉，回家后我便发起烧来，干咳不止。母亲请来村医海林，他给我打了一针。随后，他去梨树上找了几个梨，又从家里拿来几味草药，加上些白糖，煮了一锅梨汤。热腾腾喝下，我便睡去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烧退了，咳止了，浑身舒爽起来。从那以后，梨在我心里，已不单是解馋的水果，更是一种能驱病祛邪的良药。后来，村集体的土地分到户，那几棵梨树也被砍掉。十几年后，我大学毕业进了城，在一个家里种植梨树的同事家做客时，又尝到了那脆生生、甜甜的梨。

我们县种植的多是鸭梨，可追溯至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。根据《阳信县志》记载，到了明清时，鸭梨规模越来越大，因梨的品质上乘被列为贡品。这种梨形态独特，呈卵形，果梗处有个鸭头样的隆起，看上去就像个歪着头的小鸭子，憨态可掬，于是就有了“鸭梨”这个名堂。成熟的鸭梨，皮薄肉脆，汁水丰盈，嚼之无渣。它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成分，有清热润肺、止咳化痰、生津止渴之效，既是美味，亦是养生佳品。梨的产量很高，种多了，市场就会出现饱和，梨便成了寻常物。每年秋风起，大街小巷摆满梨摊，超市货架也堆得满满当当，到处飘着梨果的香气。

梨子下树的日子，是梨农们最欢腾的时节。大人们架起梨凳，探身枝叶间，一手托住沉甸甸的梨，一手用指肚捏住果柄根部轻轻一旋，梨子便稳妥落入掌中，再小心翼翼地放进筐篓。偶有游客到梨园来踏秋，随时可摘个新鲜的梨来品尝，梨农们从不计较。

朋友园子里的梨已经改良成了新品种，梨树不高，无需踩梨凳，也不用上树，一伸手便可摘到。树上挂满了媚梨，梨的表面透着红晕，像姑娘羞红的脸颊。看着这些新鲜的梨子，我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。摘梨时，在枝叶茂密处便感到闷热，通风处虽好些，却不时有长足的大花蚊子来骚扰，摘了几桶就受不了了。时间虽短，却让我

真切体会到了梨农劳作的不易。然而，正是这份辛劳，才换来这滋养万家的秋天恩物。

梨确实是秋天的恩物，健胃润肺正当时。它被誉为“果宗”，生来便肩负“润燥”之责。中医认为，鸭梨能清心润肺、止咳平喘、润燥通便、生津止渴、醒酒解毒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梨，生者清六腑之热，熟者滋五脏之阴。”现代医学也认为，梨汤对缓解咳嗽、咽干等秋燥不适颇有帮助。我们这里，还有几家鸭梨加工厂，把梨加工成鸭梨醋、秋梨膏和鸭梨醋饮。梨花盛开时节，曾有人在梨园里支起一口大铁锅，现场做蒸梨。据说这温润的蒸梨，对缓解支气管炎之苦甚有裨益。

梨之味，滋养口腹；梨之形，悦目赏心；梨之用，润泽身心。难怪古人对梨有着深深眷恋。南宋葛天民在《尝北梨》中尝到的，何止是甘酸？那“甘酸尚带中原味”的北梨，分明浸染着故土的芬芳，牵动着诗人“肠断春风不见花”的悠悠乡愁。一枚秋梨，承载的又何止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舌尖的千般滋味、心头的万缕情思。

